宋會要

宋會要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三衙及江上諸軍各置馬院一所專收養揀退老病馬於元破草料內減半支給責隊外人看餧令醫獸常切醫治仍差將官一員提督不許擅行宰殺有倒斃方得出賣仍月具見管數目申樞密院以樞密院言馬有老病不堪乘騎揀退年例委承官司總領所當驗訖火印出字出賣訪聞承買人便行宰殺償納價錢故有是命　閏五月十七日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梁師雄言本司諸軍逐年將肥壯馬差往湖州下菰城牧放其新綱病瘦駝負等馬往西溪牧養照得下菰牧馬官兵內有家累人除壘行擘券外又承指揮

各人依出軍例日添口食米二升五合鹽菜錢三十文並於湖州按旬幫支所有差出西溪牧馬官兵即無添破食用係於在寨本身請給內按旬津發欲乞下所屬將西溪牧馬有家累効用官兵每日止與添口食米二升五合候今降指揮下日關所屬入曆批勘按旬請撥發往西溪依截日後續發牧放有家累官兵及以後年分亦乞依此自起發日為頭支給至歸司日住支從之

六月一日詔今後諸軍取馬官兵遇有疾患仰綱官申所至州縣分擘生券挨日批支令本處命醫調治差人看護候痊可給口券轉牒郡邑津遣還軍以淮東總領趙師罼言諸軍歲差取馬官兵中道疾病則往迫於程役往往棄置窮塗口券既不可學藥餌又無所給枕藉遺壓十

常八九間有愈者則疏與辦戎乞丐以歸故有是命

七月十七日江陵府副都統制率逢原言竊見川廣起發綱馬地頭價直并綱卒請給或諸軍專差人取撥衣費實給之屬一馬不下五百緡且更經涉長途不習水土太半氣瘠軍中得之經年餧飼不能復舊可以披帶者十之四五比年京西民間產馬蕃盛其間中披帶者極多如上駟市直不過二百緡詔令西京安撫司同本司每年差官就所屬州縣買二百疋逐時辭總領所呈驗印記撥付軍中教閱

紹熙元年二月八日檢詳諸房文字楊經言四川茶馬司每年收買宕昌階文黎叙州南平軍等處戰馬應副三衙并沿江諸軍緣從來未有一定資次以致所買

之馬久住路中其取馬人未到司或取馬軍兵擁併前來住程已久卻無馬可發欲行下茶馬司酌量道里遠近月日先後并馬數多寡立為資次結罪繳申候見允當乞劄下諸軍依期差撥官兵前去請領庶幾整辦郡縣亦不虛費官錢從之　二年三月十八日宰執進呈臣僚劄子多占戰馬上曰軍帥多占馬非時利其所得又以好馬奉權貴此弊不可不痛革　五月二十五日詔廣西經略安撫司四川茶馬司開具前後拖下鄂州襄陽府大軍綱馬遲滯因依聞奏仍仰疾速先次補發月具已起發綱數申樞密院以鄂州駐劄都統制解彥祥奏大軍綱馬般帶故也　八月十三日詔四川都大茶馬司撥殿前司馬二綱馬步

司馬各一綱應副鄂州都統司一次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詔言本司目今自都統制以下匪無西馬乘騎故有是命　十七日前權發遣融州邢紳言竊見廣西每歲經畧司行下諸州差官及將校押馬帥馬惟行在鎮江池州建康將校有一資之賞而襄陽鄂州部押全綱緣地里不及惟綱官有轉官賞其餘將校只得折賞錢一十五貫全不用心看守是致所部之馬沿途病瘠損失奉旨令兵部看詳聞奏歸而看詳所乞軍兵牽馬至鄂州令牽馬三疋全到與轉一資緣有節次指揮每名止牽馬二疋自合遵守照得廣西經畧司至鄂州一千八百八十二里比之到行在地里十分爲率止及六分半難以一例轉資欲將所差牽馬人

至鄂州名下馬二疋全到增作支錢二十貫如願給半資公據者聽更支錢五貫文仍兩次押馬該賞作一資收使更支錢五貫若二疋全到內一疋瘡疥瘦瘠與減半推賞支錢十貫文二疋全到並瘡疥瘦病寄羈一疋不推賞二疋全不到降一資無資可降人從杖八十料斷廣西經畧司至行在二千八百七十七里至襄陽府二千三百六十二里比之到行在少五百一十五里難以一例轉資欲將所差韋馬人至襄陽名下馬二疋全到增作支錢二十五貫文如願給半資公據者聽更支錢一十貫文若兩次押馬該賞作一資收使更支錢一十貫文若兩疋全到內一疋瘡疥瘦瘠與減半推賞支

錢十二貫五百文二疋全到並瘡疥瘦或寄槽一疋不推賞二疋全不到照應鄂州體例降罰施行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詔内外諸軍今後戰馬遇有病患即時申官醫治與免斷遣如或隱蔽不申失於醫療致有損斃却依條斷治施行以樞密院言諸軍馬軍遇脚下戰馬生病便將馬軍斷遣其馬軍畏懼隱匿不申坐待其斃是以近年倒斃馬數頗多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十六日詔茶馬司將綱馬三年分起發御前閣壯西馬内支撥二綱付池州副都統司以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李達原言到任點看所部諸軍統制統領將佐并隊下馬軍所養戰馬皆是排發黎雅豐州等處當綱川廣馬往往眼生脚狂雖極力調習終是瘦瘠非道地西馬之比故有是命　十一月十七日詔茶馬司將綱馬三年分閣壯西馬内支撥兩綱付鎮江都統司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司言本司闕馬官兵六百餘人逐年全仰茶馬司廣
西安撫司買發合得綱馬二十四綱兩司自紹熙三年
九月終拖下六十一綱委是有妨來騎於紹熙三年二
月內乞下茶馬司將每年合發買宣撫司進閙壯馬內
發二十綱至今未蒙回降今來止乞十二十七日詔茶
綱本司應副戰士騎習數閱故有是命
馬司將殿司紹興三年分綱馬疾速排發無得留滯具
已排發綱數申樞密院　四年二月十八日興元府言
本府係都大茶馬秦司置司所在紹熙三年十二月二
十日終在府見管三衙江鄂等州取馬官兵四十九綱
一千六百餘人住程挨日批支錢糧內殿前馬步三衙
取馬官兵三十六綱並不依樞密院元排綱次期限指
揮仍舊預行差撥擁併到府住程本府並與挨日批支
券食錢糧外照得本府會計所日有限諸司應副綱馬

券食錢逐年亦有定額實難應辦兼逐處官兵空住日久有妨教閱乞下三衙將紹熙四年取馬官兵照應樞密院已排綱次期限約度一年所發馬綱資次將經逐旋差發計程前來今後亦只依元立期限截日批支從之

同日詔茶馬司更支撥闊壯馬三百疋付興元府副都統司補填闕額餘依已降指揮以興元府副都統制王宗廉言乞依郭鈞元奏以三千疋為額添撥馬三百疋共作五百疋教閱使用故有是命

七月二十七日詔令殿步司揀不入隊稍堪乘騎馬五十疋撥付許浦水軍以平江府許浦駐劄水軍副都統制司言闕馬乘騎乞於發到新綱廣馬內撥一綱使用故有是命

十一月二十七日詔令三衙江上諸軍今後取馬官兵每綱各先給十日草料價錢將帶前去準備過往程闕

少去處接續收買草料如法養餧或有支用錢物不盡
回納本軍從殿前司護聖馬軍統制劉世榮之請也
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言本司所管
諸軍戰馬內有齒老雙瞎及疾久難醫治馬數年例於
收馬往回揀選申朝廷送承
旨司於馬右髈火印出字
往年令諸軍出賣將賣到肉臟錢納內藏庫後來淳熙
二年九月指揮將出字馬從本司發兩浙東西路安撫
司分攤付逐州軍支破草料養餧淳熙十六年四月指
揮令三衙別置馬院減半草料看餧竊詳本司一年兩
次揀退不下五百餘疋虛費日支草料乞從舊辭赴承
旨司火印出字發送安撫司交管詔依馬步軍司依此

施行　三月六日都大提舉四川茶馬楊經言照得本司每歲排發三衙綱馬並揀十歲以下壯嫩闊實無病及格好馬排發今體訪得押綱人輙於漢上一帶沿路州軍將綱內皮毛正有看相及格馬司自盜賣却買矮小不堪馬填數起發竊慮馬到納官驗出其押綱官兵必以本司排發籍口交納雖有法禁所在官司多不覺察乞下漢上沿路州軍委逐處守令措置嚴切覺察仍多出榜許人告首依條斷罪詔湖北京西安撫帥轉司常切覺察　四月七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杲言本司應管戰馬一萬七百疋為額比之元額見闕二千二百餘疋盖緣近一二年間茶馬司發馬稀緩況諸軍日有

損斃及每歲牧放往回兩次揀退是致補數不敷令諸軍馬軍正隊内見有闕馬起赴教閲之人指擬綱馬到来攤撥著脚乞行下茶馬司疾速團綱起發仍乞指揮自今後免行截撥付别司軍分詔四川茶馬司將殿前司合得綱馬照數排發毋令積緩餘依此施行　五月二十四日金州諸軍副都統制田世輔言所部馬軍中軍一將額管入隊戰馬一千疋至紹熙四年闕四百八十七疋每年雖準四川制司均撥二分馬不過五六十疋本司自以青草錢每歲于都大茶馬司収買七十疋一半應副諸軍統兵將官充脚下驛料馬乗騎所得入隊馬二項共不過八九十疋補填尚未能敷補上年倒

揀選之數委是積虧闕額乞下茶馬司於紹熙五年分買發闕壯馬支撥一十綱差人取押歸軍調習養餧應副入隊披帶教閱以備緩急出入之用亦可稍及元額詔支撥五綱（以上光宗會要）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川廣綱馬沿路自合預辦草料訪聞州軍臨時科歛百姓及差夫採斫青草仰轉運司行下州縣並支見錢收買不得非理科擾令提刑司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仍許被擾人戶越訴（自嘉泰三年至嘉定十四年南郊明堂赦並同）閏十月二十七日步軍司言本司今歲諸軍差往湖州下菰城牧放戰馬二千五百六十五疋於內倒斃六十一疋比之淳熙十一年至紹熙四年十年之內斃馬最少委見總

轄官前軍統制武德郎高宗周究心職事牧養有方詔
高宗周特轉一官　慶元元年正月五日詔茶馬司權
住收買闊壯馬一年其銀價錢同日前年分一就樁管
聽候指揮不得輒行支用仍先次開具前後已樁收錢
數目奏聞　四月三日廣西經略安撫司言乞照襄陽
副都統馮湛所請徑令本軍就便收買土產馬實爲兩
便檢詳所擬到照得諸軍逐處闕馬江陵襄陽猶少今
四年五年已是不買若住廣西經略司買馬將來萬一
要用不可卒置委是不便若不許江陵副都統司收買
土司又有率逢原等申請利害分明乞下總領所將每
歲買馬錢四萬貫兩處分撥一歲將錢二萬貫令經略

司買馬三綱起發赴江陵副都統制司交納起綱既無迫促之弊又可以揀擇好馬一欲將錢二萬貫令江陵副都統制司揀買及格土產馬將所買馬赴襄陽府帥臣審驗及尺寸堪披帶馬時直價例置曆印烙季具有無買到數目申樞密院庶幾兩便詔依檢詳所擬到事理施行　九月二十一日詔殿步司主帥限三日拘收諸處官司見借官馬具申樞密院仍約束諸軍兵官今後或有違戾重作施行必罰無赦從臣僚請也　二十八日詔已降指揮令殿步司不許私借戰馬與諸處官司合行拘收外其見赴朝參及從駕官僚若一例拘收却恐有妨乘騎如委闕首馬許權暫存留元借馬一

疋已差破有馬人不得再行占留兩司官馬仍不得指
占踏逐差取及將有馬換易戰馬如有違戾重寘典憲
餘依已降指揮　十月二十六日詔茶馬司於殿前司
慶元元年合起綱馬內除鄂五綱仍依宕昌買馬價
錢照數發還湖廣總領所以茶馬司言已得指揮令殿前司于襄漢州軍收買土產馬二百五十疋合用價錢先于總領所移文知令茶馬司于拖下綱馬所管錢內對數撥送臨得邊陽買馬每疋錢引一百三十四道半其買司每疋約一百五十道令來止合依本司實價歷副發納仍乞于殿前司給照五年分未起歲額馬內銷豁故有是詔　十一月十九日詔廣西經略安撫
司於額外添貼馬綱內全撥三綱付江州都統制司令
後令茶馬司將文馬十綱依數排撥毋令仍前闕誤以
都統趙厥有請故也　十二月三日茶馬司言乞下承

旨司日後遇馬綱到來先勒將校獸醫軍兵齎問綱官有無係是正身如非正身馬雖全到更不推賞從之先是臣僚言管押進馬官多是代名冒賞令本司相度措置故也　同日詔內外諸軍嚴行約束責委各軍統制等狀收買堪好藥材監視修合遇馬病患勒令醫獸對證醫治如歲終倒斃戰馬數多一例重作施行從臣僚請也　二年二月十三日詔令後買馬官陳乞酬賞諸軍報到馬數保明圖備放行與免制置司稟實錄照自來條例施行從四川茶馬楊經請也　九月十九日樞密院進呈臣僚劄子三衙諸軍每歲收到馬不足以補一歲倒斃之數乞明立賞罰嚴作施行鄭僑等奏雖有已降指揮立定賞罰歲久遂生欺

弊每次奏申多是將倒斃數逐軍互相均攤謂不該二
分之罰尚免罪責葉蕎又奏近年馬政不修極有弊倖
當責之主帥委自逐軍統制將官每於歲終具逐軍倒
斃之數申樞密院比較損失多寡不許巧作回護均攤
以免罪罰詔兵部參照見行條法指揮申嚴聞奏三
年三月四日兵部言茶馬司係專一管買馬職事乞下
本司須管照歲額合買馬數於歲終排發盡絕不管依
前拖延仍令制置司每歲取見茶馬司排發過綱及諸
場買到馬數并當職官吏姓名開具申部以憑稽考行
下催促如見得有虧欠元額數多去處即將當職官吏
具申朝廷取指揮施行所有在路減剋草料不切用心

看管一節欲令諸軍主帥須管依已降指揮並選差廉謹諳曉馬性之人前去取押嚴切戒諭令在路用心擡舉將挑到草料盡數依時餧飼不管稍有違慢如或有減剋草料之人許互相覺察歸司陳告如追究是實即與支賞將犯人重行斷遣其網官合千人失於覺察一例坐罪務在必行不管違戾照依兵部看詳到事理施行仰內外主帥都統常切督責所部諸軍如法養餧戰馬毋令瘦瘠有病隨即醫治仍令兵部每歲終依已降指揮比較諸軍統制已下斃馬多寡賞罰外參酌臣僚所陳將各司所管總額馬數令項稽考倒斃分數申樞密院取旨以議賞罰 四年正月十五日兵部言乞從

江東安撫司所請下馬軍行司建康府池州都統司揀
揀退馬仍舊令各軍置馬院差隊外人兵看養詔依兵
部指定到事理照應淳熙十六年已降指揮內外諸軍
依此施行其倒斃馬價錢並依舊例解發　五年三月
二十七日司農寺丞潘子韶言唐鄧榷場監勒牛馬牙
人立賞以招南客乞行措置詔湖北京西安撫司行下
守令嚴切禁止督責巡尉常切巡警不許透漏務要革
去舊弊或仍前違戾除犯人重作施行外其當職官吏
并地分鄰保例作行遣如客旅興販馱載貨物內有及
格尺壯馬並不得輙往沿邊界首先次揭牓鄉村曉諭
仰帥臣監司常切覺察旬具有無透漏結罪保明聞奏

五月二十五日閤門舍人厲仲詳言乞詔殿步帥臣自今呈馬之際除十分病發不任醫治別作行遣區處外應見管馬無問肥瘦並從牧放如合量留在寨亦須壯實可用以備緩急不許専養肥馬以為冒賞之地歲終算計實數馬軍之馬耗及二分步人之馬耗及四分自統制而下一等鐫秩從之　十月五日臣僚言乞請路漕臣凡馬綱經過州縣必差縣尉及巡檢一員監飼草料不得循習舊弊準折價錢仍令主管綱馬驛程之官往來諸驛以檢察之馬或羸瘠死數不全即綱吏與主管驛程者例皆坐罪此舊法責罰稍重如軍中裨將牧馬損折之罪不以赦原從之　十二月五日詔廣西

提刑司將慶元六年分合起發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
內截撥買發江陵副都統制司歲額馬六綱價錢四萬
貫於內分撥二萬貫付江陵副都統制司於襄陽等處
權行揀買及格尺土產馬解赴襄陽府帥臣審驗來歷
如委堪披帶及不係外處盜馬即與印烙發往本軍季
具買到數目申樞密院餘二萬貫仍舊解發赴廣西經
略司依數收買堪好齒嫩馬三綱疾速起發赴江陵諸
軍交納不管稍有闕誤以湖廣總領有請故也　嘉泰
元年二月十七日臣僚言諸軍馬軍今後比較倒斃馬
數有外官差借因病發遣歸軍倒斃即仰分明申說豁
出免行比較詔依令殿步司主帥將依指揮合借差馬

先次置籍開說各軍將隊毛色齒歲不許頻併蹬逐換易如有發遣回軍病毙馬即行批鑿委因是何病患月日倒斃每歲終具申樞密院以憑稽考如因別患在軍倒斃依舊例理為分數仍不得將軍寨馬作借差之數避免比較如是見得稍涉情弊重作施行　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鎮江府副總管劉忠言伏見頻年以來北界用兵日在兩淮漢上用銀收買淮馬貪利冒禁者紛紛我空彼盈利害不細乞下帥司禁戢立賞許告不問小大不得透漏有馬之家地分官司常切覺察從之　四月三日樞密副都承旨司言茶馬司起進御馬到部押綱官二員各轉兩官今四川茶馬司押進嘉泰元年分

御座打毬馬五十五疋所差綱官王文正等止劵轄一
官減三年磨勘竊緣所部之馬若或倒斃數多責降與
御馬綱格法一同而推賞不當有異今來軍兵已依押
進闊壯馬格轄兩資其綱官亦合一體施行詔各特轉
兩官今後依此推賞　八月二十八日樞密副都承旨
司言已降指揮川廣逐年買發綱馬令審驗官司將今
後發到馬等量看驗如有不及格尺不堪充披帶並與
印留即不理為合起發之數仍歲終總具逐綱低小疋
數申樞密院行下補發不得有虧元數今據殿司差李
舉管押嘉泰二年分歲額第三十一綱馬計五十疋全
到數內一十四疋低小步司差張旺管押嘉泰二年分

歲額第十三綱馬除寄羈外見到四十五疋數內一十疋低小既有已降指揮候年終行下補發孰若隨即關報排發官司揀退庶免虛費官錢收買徒勞人力押發詔令茶馬司照數先次補發今後仰督責買馬官吏並要收買壯嫩及格尺無疾患堪披帶馬排綱起發或審驗官司等量更有短小不堪馬數先將茶馬司官吏責罰其買馬去處一例重作行遣廣西經略安撫司依此施行　十二月十四日兵部侍郎虞儔言川廣買馬費用朝廷錢物不貲其使臣等自當在路留心照管近日廣西經略司差使臣趙煥等押馬五十疋赴建康都統制司倒斃四十九疋本部將公據照對見得所至縣分

止據押馬官狀陳乞出給其間有稱差人下所屬保
勘會或止差行人看驗開剥或將死馬安埋及公據內
姓名有差誤雖依格降官展年斷罪本所竊慮使臣等
衷私換易遂至多有倒斃雖有繳到公據不曾委官躬
親驗看詣實批上元給印曆顯是違戾今措置欲令廣
西經略司四川茶馬司今後起發綱馬須書照應元承
指揮出給印曆付使臣如有寄斃馬數所至州縣委官
驗實批曆給據同皮鬃尾封付納馬官司驗實如有異
同即將使臣合干人申取朝廷指揮根究從條施行仍
令提舉綱馬驛程官逐季檢舉約束從之　閏十二月
二十日樞密副都承旨司言殿前步軍司近於四川茶

馬司取到西馬數內有四歲馬止及四尺已下公狀內
作四尺二寸印驗之際例皆瘦瘠或旋即倒斃不欲一
一陳其弊倖姑以短小馬不理爲數行下補發今來茶
馬司錄連淳熙四年十月指揮降到量馬尺樣內兩齒
馬聽低二寸（係四尺二寸）四尺馬聽低一尺（係三尺四寸）足齒馬
依指揮收買四尺四寸當時以爲向長嫩壯馬可以養
餧是以減饒寸數自後發到短小馬羸餧雖應分肥瘠
火有長及四尺四寸實難作披帶馬緩急豈不誤事乞
下四川茶馬司將依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指揮遵用
御前降下量馬尺樣四尺四寸已上齒嫩向長闊壯堪
披帶戰馬起發自餘續降指揮更不施行或有收買低

小一寸齒嫩向長馬恐阻滯蕃情即仰權宜於附近官司收養候及格尺圍綱起發仍自今遇起發以前令監視排發官并押綱使臣同獸醫逐疋等量審驗同共監視於左膊上分明火印交付綱官沿路養餧不許瘦瘠候到以元發數十分為率如不及格尺并在路倒斃之數共虧三分都大茶馬司并買馬官僉廳排發官各降一官如虧二分與免責罰更不推賞或止虧一分則減半推賞不及一分依例施行庶幾利害切己不致仍前苟簡從之　三年三月十三日池州副都統制李樊言本司每歲差遣官兵前去茶馬司取押歲額川馬五綱自池州至成都往回萬里全藉有心力諳曉馬性綱官

部轄所差綱官止於使臣校副尉下班祗應人內差撥
緣使臣多是昨來立功補轉官資年及六十已上不能
任事竊見廣西經略司差押歲額廣馬赴本司交納其
押綱官亦有効用進勇副尉守闕進勇副尉名目之人
乞將本司取押川馬綱官五人自守闕進勇副尉進勇
副尉使臣校副尉下班祗應通行選差有心力曉馬性
人充庶幾鈐束軍兵照管綱馬不致損斃從之　六月
二十六日江州副都統制李汝翼言本司馬軍合用披
帶馬一千六百八十疋目今不及千疋照得茶馬司撥
下本司戰馬一百一十六綱計五千八百疋乞添撥一
十綱分撥闕馬官兵緩急庶免誤事詔特令茶馬司將

慶元六年嘉泰二年分闕壯馬內支撥六綱付江州都統制司　八月二十九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言昨降指揮令三衙每歲各差統領官一員前去西和州宕昌馬務與本處買馬官同共監視揀選并差將官一員前去興元府馬務彈壓取馬今緣宕昌僉廳官自謂代監司行事專擅事權所差統領官不過塊然坐視聽其自互市自排發儹撥之弊牢不可革徒有監視之名而無監視之實却有一行官兵沿路批支并宕昌等處添給歲不下六七千緡虛費朝廷財賦上駟竟不可得實爲至弊乞將三衙差往興元排馬將官減去免此添給一項却將監視買發綱馬統領只差在興元監視排發

許令興秦司蕃廳官同共收買選類排綱內有病患短
寸不堪者許令退換其監視排發官應有申請仍許徑
申樞密院所責與秦司蕃廳事體相敵得以精選上駟
若歲終綱馬數額沿路倒斃數少歸司日仍乞特賜旌
賞庶幾排發盡得好馬實為便利從之　九月四日都
大主管四川等路買馬監收公事彭輅言三衙取馬綱
兵積壓數多重費州郡批支券食乞截自日下將三衙
年額合差人數往差一半候發馬及分數却行關報三
衙差撥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川廣押馬軍
兵因倒斃數多避罪逃竄可自赦到日限兩月經所在
州軍陳首出給口券發遣歸元來去處免罪依舊職名

收管支破請給開禧二年至嘉定十四年南郊明堂赦並同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都大主管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彭輅條具馬政合行事件下項一邊場買馬止有諸州應副銀絹綾紬餘錢引一色別無所入窠名從條係於茶司收到茶引息錢內每年轉撥七十萬道上下用充馬本其間馬司亦有代支茶司窠名錢數年終兩司會等緣令次遵奉朝旨更不排發格尺低小之馬所買馬自有久來立定則例不敢妄增馬價且格尺高者價亦隨增今欲每歲椿以八十萬道為率取撥應副其錢只於當年四五月間收納七分限七月十五日以前數足候年終兩司會算具帳申省一臣見行前去宕

昌措置目今已是歲終開春馬來擁併竊慮馬本不繼
照得川司賣引所庫管見在錢引一百二十二萬餘貫道
欲先次取撥八十萬道轄入馬司庫管樁收其錢仍理
作嘉泰四年分合撥馬本一與元府見積三衙取馬官
兵僅五十綱照得前官丁逢任內慶元三年一全年起
三衙馬九十三綱錢鑒任內七十一綱王寧任內九十
七綱次年九十六綱至王琛任內嘉泰元年七十八綱
胡大成任內嘉泰二年六十四綱今年正月至十一月
終只起三十二綱竊詳衙馬頓缺自去年今馬來既少
自是庫管有趲下馬本錢物臣今措置戒諭逐人各令
廣販及格尺馬出漢互市若日後馬來絡繹可以補發

虧下綱次却合令茶司將嘉泰二年三年虧買馬本錢物令項樁管容臣接續取撥互市一茶馬舊爲一司其合破衙從元係諸州於年額合應副牽馬人外又差白直人數其一歲總四千餘名後來三經裁減比舊不及一半白直人兵更不取撥照得上件人兵係分撥塲盡養馬及牽押進御馬綱每歲尚不足用常是顧夫添貼今既分爲綱司慮恐過數占破妨誤養馬今欲將馬司提舉官衙從只破一百二十名幹辦公事白直人外每廳破牽馬人十名此外不許妄有差占一馬司事務繁多所管地分闊遠舊有指使一闕向因制置司申明候辟書下日方與放請是致無人願就照得四川共管八

場買馬內黎敘珍州南平長寧軍五場應副江上諸軍分送裏外兩馬務團養兩務各差官一員監轄緣監官係文臣不諳養馬遂申朝廷廢罷止是差官權攝兼成都府裏外馬務舊有監官兩員今止乞辟差裏馬務監官一員所有指使一員許自本司起辟日放請上件員闕自此更不辟置文臣並於大小使臣內選辟有材幹諳曉馬政人庶幾協濟國事詔並依仍同趙善宣更切從長詳度施行　四月二十三日權發遣信陽軍黃石孫言伏見秦司排發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為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為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一不暇顧

且馬產於深蕃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遽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壯然後排發此亦馬政之一助從之　嘉泰四年五月六日樞密院言江陵副都統制李爽申諸軍官兵前去川蜀取馬綱官元降指揮止許差衙官五人例以上人緣此等人多係六十歲以上年老不任遠役乞將所差綱官不拘衙官五人三人例以至守闕進勇副尉從本司選少壯諳馬性人通行差撥詔依如取馬綱馬倒斃數多綱官無官可降以罰歸之選差官　開禧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樞密院言乞將襄陽収土產馬綱官兵照興元取馬例比折

地里立定賞罰兵部申襄陽取土産馬每綱五十匹興元府至行在四千八百八十九里襄陽府至行在三千一百里以興元府地里細計每四百八十八里有零為一分襄陽府計及六分有零照得雖及六分緣川蜀道路夷險不同欲與裁半推賞從之　二年正月十三日右衛郎將管幹殿前司職事郭杲言本司歲差人於四川茶馬司取押馬三十六綱每綱綱官一員以使臣充綱兵三十一人悉以步軍正帶甲人為之自臨安至興元往返萬里經涉山險若得諳曉馬性之人在路牽取養餵庶幾不致瘦斃今步軍不惟有妨教閱墮武藝又且不諳馬性今相度自後所差取馬官兵內綱官從舊

選差使臣餘牽馬軍兵等除獸醫一名外並於諸軍闕馬効用及雄効內差撥必肯任路留心養餧止依軍兵例添破錢米出給券曆責罰從兵部參照擬定施行若闕馬人差撥不足即於馬軍係兵并步軍準備帶甲人內貼差庶得取押好馬數補闕額從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陵副都統制魏友諒言本司每歲合得四川綱馬係諸軍差人前去取押今來見調發軍馬委是抽摘人兵不得緣目今緊要騎軍防捍乞速賜劄下四川茶馬司將歲額馬綱疾速差人押送前來襄陽軍前交納候平定日本司自行差人前去取押詔權依　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內外諸軍比較到斃馬及二分

已上合該展年之人凡降指揮合該罰人遇郊祀赦恩更不原免如遇非次赦恩臨時取旨近來有日前已經展年之人陳乞引用非次赦免展語令後内外諸軍倒斃馬已有指揮展年責罰之人雖遇非次赦並不許叙免　嘉定二年二月八日詔三衙江上諸軍自今應押馬綱官並差承信郎已上人不得差校副尉從樞密副都承旨韓狀之請也　十一月五日樞密院言湖南安撫司申本司飛虎軍舊管馬軍二百五十人并添宣撫司發回敢勇効用等軍委是闕馬數閱目今馬數截自五月終止管一百四十二疋見闕一百八疋乞下廣西經畧司候來春先次支撥兩綱馬一百疋從本司差人

前去押發下軍應副數闕餘闕八疋一面措置收買湊
足元額庶幾緩急可備使用詔令廣西經略司將嘉定
二年分江陵副都統制司合得歲額綱馬内截撥一綱
付飛虎軍應副軍士毋致闕誤　五年七月七日廣西
經略安撫使李訦言馬綱之弊言之者不一最為害者
曰以毒藥害馬是也今年馬自横山至本府千四百餘
里綱到皆全比校過押馬官校則前路程程多斃而其
斃者又皆肥壯之馬因綱官陳狀乞免入馬院安泊別
尋水草便利放牧以俟發行窮其所以秘而弗言容行
訪問有寘毒之弊乞遍劄下馬綱經由馬驛遞路所隸
運司立賞許人告捕嚴行禁止無綱馬道路不禁官校

之實可全不誤軍用不枉官錢從之　六年三月七日
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合請三百
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窓取其三分之二又統制官
占馬至四五十疋名爲科馬豈特占請馬料每一疋必
有一卒以預其名而盜取其食錢以入己者令欲指置
立爲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六疋統領官差破
四疋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疋其減下馬拘
收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餧仍仰嚴切鈐束兵將
官今後不許輒於官兵名下差撥換易具知禀狀申樞
密院　二十五日詔令後茶馬司廣西經略司發到御
前綱馬先經承旨司看驗訖令御馬院限三日揀留堪

好馬外其餘揀退馬不拘足數多少隨即逐旋降付三衙充戰馬使用內馬軍行司實不再下舊司養餧仍不得別將病馬貼數支降即不許過踰年合降三衙馬數以主管馬軍行司許俊言逐時恭御前降賜下馬綱本司發屯建康府摧前行在馬軍舊司收管候承旨司火印訖養餧一月差官兵牽洗至本司交管綱馬多有瘦疲官兵皆年老不諳馬性往往水草不節多有倒斃今後乞於步軍司差撥諳曉馬政將官一員押前來交管將押到馬數斟量支給犒賞不致沿路枉有倒斃故有是命

七年十月七日詔令茶馬司今後各發三衙江上諸軍綱馬仰自正月以後預期排定綱數申樞密院行下各軍自七月以後方得起發前去取馬以樞密院言各軍差撥使臣軍兵前去取押或有馬至而人未至或人到而馬未有留馬待人則茶司有留縻之費留人待馬則州郡有券食之煩合行措置故有是詔

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樞密院言興元府

乞權住差取馬官兵少寛券食之費已降指揮令茶馬司預期排定綱數自七月以後方得起發官兵數程限因依施行仍令茶馬司預期排定各司合得綱馬不得稍有宿留及照應前項因依施行各具知稟文狀申樞密院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國家市川廣之馬以備戰陣所過郡縣批支草料錢糧驛程不過五六十里初無馱載馳騁之勞顧乃羸瘦骨立或在路耗損良由綱兵兼其利而奪其食也綱兵率皆中夜起程黎明至驛一日之內無所用心惟事飲博所請馬料隨即貨糶以資其用馬之芻秣何暇顧耶無怪乎馬之饑餓羸瘦以致耗損也至如川蜀所差進馬綱兵尤為恣橫所

抵縣邑百端生事稍不如欲則爲搖全綱縱馬衝撞或鞭之廳事之上或散之廊廡之下非得厚賄不徙馬營押之官利其負販置而不問州縣之間重以進貢莫敢誰何所至被害甚於盜賊乞下三衙及江上諸軍四川茶馬司戒飭綱官綱兵今後取押馬如有羸瘠耗損重加責罰又令所過州縣得以節制綱兵禁其需索制其蹂踐或有違戾許令飛申應支馬料預於先牌入境之時先次煮熟及其餵飼並與驛官監分如此則綱兵無盜糴之弊而馬有全養之益從之 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臣僚言竊見茶司之馬每歲發卒取隸諸軍積而計之宜不可勝數而諸軍之馬曾不加多嘗訪其故蓋緣

馬生西北驟至東南已失其性並萬里馳逐沿塗馬驛止留一宿不得休息且官給糧草多是折錢吏卒侵用去取馬令據茶馬司申價積馬在廄官兵不來無可發泄尤更利害令兵部供三衙合得綱數進奏院供相去程途多寡各司將每年合得綱數目均作四季取押先次立定官兵起發日分於半月前期移文茶馬司計會綱官兵起發前去約至某月某旬到請排定綱數伺候官兵前來取押其取馬官兵各給行程一道須管照限到彼有零里者與當一程沿路實有故者除之仍於所在州縣鎮寨等處批書因依押馬回日程限準此詔令殿前馬步軍司照前項立定綱數餧飼失時暨發至諸

軍已勞苦飢瘁所以倒斃者多虚費官兵請給何益於用臣愚以為漢陽富道里之中舊有馬監便於牧養廢罷日久欲乞行下湖北運司相度隨宜興復使川秦之送馬者至監而止俾之從容飼養候諸軍關馬旋發卒取之馬既得休息之所不致病死而取馬官兵之費亦可減省詔依其興復漢陽馬監事理仍令湖北轉運司相度申尚書省

以上寧宗會要

全唐文

兵械 兵車 刀制弓弩諸式箭火器

宋會要

至和二年二月汾州團練推官郭固進戰車式初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戰車法令以固所說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以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者也古者鹿角車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號今前後俱插槍者擬此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戶高與箱等因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籠轂是也置床子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二其一人擎金鼓以為一車進止前轅置蒙幢一以障牽車者

古所謂陷陣車也其車週廻悉覆以氊以備矢石火箭也凡一車二十五人車上五人前挽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十乘均以步騎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為寨脚夜則聯制鐵索以橛陷地制其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尺行止挾輔以為駐隊所謂伍承彌縫也唐李靖常列漢魏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以今法準之則跳盪為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琦以為可用於河北平川之地一則臨陣以遏奔衝二則下營以為陣脚令今國自賫戰車式詣闕進呈乃試用之

五十將兵車

宋會要

徽宗崇寧三年七月五日河北路都轉運使梁子美言承北京留守司申明所造五十將兵車若依許彥圭樣造作費錢物浩瀚依二十將封樁兵車一般造作委是省費又陝西都轉運司狀近依許彥圭樣製造過戰車每乘轅長一丈九尺輪高五尺八寸底闊四尺二寸輪軸在外每量費錢一百貫文昨降勅造二十將兵車其車至為輕小尚慮庫屋少闊難以安放今來五十將兵車只合依二十將兵車造作焉

寨脚車

宋會要

皇祐元年四月知澧州供備庫副使米守信獻寨脚車

帝御崇政殿閱之

宋會要　衝陣劒輪無敵車

皇祐元年四月知澧州供備庫副使米守信獻衝陣劒輪無敵車帝御崇政殿閱之

馬軍刀

步人刀

飛梭刀

宋會要 刀制

元豐六年九月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師見作軍仗賜卿馬軍刀步人刀各五幷弓甲等以備出入卿更看閱具便否以聞

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著作佐郎知瀘州鄭昭度言當州地連蠻界民家多仗飛梭刀長五六寸靶可長四五

尺狀類槍而無鐏其用輕捷數十步外可傷人命自來累禁兵器即不及飛梭犯者未有明條欲乞自今後私置者依大中祥符二年勅同禁兵器全成斷遣如有梭頭無鐏者乞作全不成斷遣從之

仁宗天聖八年三月詔川峽路今後不得造着袴刀違者依例斷遣五月利州路轉運使陳貫言着袴刀於短槍鐏柱杖頭安者謂之撥刀安短木柄者謂之畬刀並皆着袴畬刀是民間日用之器川峽山險全用此刀開山種田謂之刀耕火種今若一例禁斷有妨農務兼恐

禁止不得民犯者衆請自今着袴刀為兵器者禁斷為
農器者放行乃可其請

神勁弓

神臂弓

宋會要

高宗紹興五年五月二日都督行府言諸軍鈌神勁弓箭欲令行在軍器所自四月為始專打造神勁弓六千張箭一百萬隻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檿為身檀為梢鐵為蹬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解索扎絲為弦弩身通長三尺有二寸兩弰各長九寸有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𣏌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有五寸時於玉津園驗射二百四十餘步仍透榆木沒半簳詔依樣製造至是進焉　熙寧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軍器監再造神臂弩蝎尾牙發尺第柱弩牙發等樣言

並可緩急施放以常奉旨同定奪也

黑漆弓

黃樺弓

截稍弓

白樺皮長梢弓

黃樺闊閃弓

宋會要 弓

嘉祐二年五月二日北平軍使王世雍言臣先充雄州都監竊見本州甲仗庫闕少好弓矢欲乞在京剏造入八斗力黑漆弓一千張赴雄州甲仗庫封樁准備緩急支用從之

元豐四年正月七日入內供奉官劉友益言趙州等八州軍義勇保甲共九集教場無黃樺弓乞並給截稍弓陝西河東亦準此從之

元豐元年九月八日詔令殿前馬步軍司同提舉教場(諸)軍馬王中正狄諮以常用白樺皮長弰弓隨弓長箭及新造黃樺闊閃弓隨弓減指短箭試驗遣箭勁緩入物

淺深去步遠近保馳以聞

床子大弓
獨轅弓

宋會要

神宗元豐六年十月十九日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軍器監創造床子大弓二張彊於神臂弓獨轅弓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十八日詔尅敵弓射遠徹札其勁利非弩可比降様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軍製造給諸軍習射

宋會要

水角弓

乾道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言本軍見於息錢內按月支錢一千二百餘貫造手射水角弓一百三十五張

竹弓

徽宗大觀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兩浙西路馬步軍總管司奏令創置竹弓皆可施用圖樣以聞從之

金線烏梢弓

宋會要

元豐六年九月十五日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師見作軍仗賜歸金線烏梢弓一神臂弓二并將官甲馬甲等以備出入卿更省閱具便否以聞先是上批聞鄜延路經畧司劉昌裕屢諳戰鬭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所用多寡要理委走馬承受霍丙諭昌祚令具所習用馬步戰器并目擊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入故有是賜

插梢弓

元豐五年八月軍器監尹抃造插梢弓摹則法度最為詳密乞更不用舊造法從之

宋會要 寸扎弩

真宗景德二年六月詔步軍司虎翼兵士並給隨身黑漆寸扎弩常令調習舊例止殿前司虎翼除戰陣給隨身黑漆寸扎弩至是并步軍虎翼亦給馬

宋會要 流星弩 拒馬刀弩

仁宗皇祐元年四月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獻衝陣無敵流星弩及野戰拒馬刀弩帝御崇政閱之

宋會要筋揺子弩

乾道二年五月十四日詔應諸路州軍曰前歳頒泛拋軍器物料並與除放見造降樣筋揺子弩及箭疾速製造

宋會要木鶴弩

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宰執進呈知衢州張子顏造到木鶴弩二千張箭十萬張上言外郡於製作有所未工不若取其材使軍中自爲之可更令别置弩材二千發來

宋會要箏柱弩

熙寧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軍器監進再造神臂弓蝎尾牙發及箏柱弩牙發等樣言並可緩急施放以書奉旨同定奪也

宋會要風雨箭

真宗天禧三年五月京西轉運使臧奎言施州弓箭經雨筋膠壞望令改製木弩及風雨箭從之

宋會要鏨子箭

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軍器監言與殿前司馬步軍司同定造到一挿刀鏨子箭乞依様製造從之

宋會要木羽弩箭

真宗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石歸宗進木羽弩箭以木為幹木為翎長僅尺餘所激甚遠中人鎧甲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蕃人最畏之頗多造遣用命衛士試之益歸宗廩給補其子為殿侍

宋會要大風翎弩箭

皇祐元年四月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獻兵器八種有曰大風翎弩箭帝時御崇政殿閱之

宋會要出尖四楞箭

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軍器監言與殿前司馬步軍司同定造到出尖四楞箭乞依様製造從之

宋會要狼牙箭

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軍器監言與殿前司馬步軍司同定造到狼牙箭乞依樣製造從之

宋會要

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軍器監言與殿前司馬步軍司同定造到鴨觜箭乞依樣製造從之

全唐文

宋會要　火箭　火毬　火蒺藜

真宗咸平三年八月神衛兵器軍隊長唐福獻親製火箭火毬火蒺藜

宋會要

元豐六年九月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
師見作軍仗賜御槍刀弓甲等備并藥竹步人排附排
各一以備出御更省閱具便否以聞

宋會要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執政晚對上出牙牌
一面鐫吏戶兵刑禮工贓吏字疏事目於下方上曰朕
已令製造數副朝廷事御亦當依此以備遺忘　紹興
五年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
節鉞正任至横行遥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
刻金填之仍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

主其事緩急臨敵衆有建立竒勲之人量功勞先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宣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

宋會要　傳信牌

真宗咸平六年十月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閒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失計畫復慮奸詐請令將帥破錢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爲信帝以爲古有兵符旣已久廢因命用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劄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焉

宋會要　傍牌鐵蒺藜

皇祐元年六月十七日殿前馬步司言同共定奪到楊景宗㪠置禦敵傍牌樣鐵蒺藜久遠並堪使用詔令三司指揮逐路轉運司據轄下州軍見闕及少處依此量行製造

宋會要　竹牌

仁宗皇祐元年四月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獻衝陣柜馬皮竹牌帝御崇政殿閱之

宋會要

熙寧六年六月十七日詔涇原路經略司選度行竹燦牌五百面送河州景思立

宋會要 廣置棍棒

建炎二年五月十三日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㝢言今州縣之間軍器之少乞令諸州縣擇本土堅韌之木廣置棍棒其長等身徑可及握不勞遠求指日可辦比弓弩則無挽拽之能否比刀劍則無鍛鍊之工程用之以禦鐵騎則出其右蓋鐵騎非箭鑿鋒及可害從之

備邊

宋會要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二月詔沿邊諸郡關防守吏謹視蕃商無許闌出銅錢敢故縱者自五百至五千令有司差定其罪著于甲令有能告者第賞之　四年九月五日詔忻嵐憲州緣邊諸寨不得縱軍士入蕃界打刧以致引惹賊衆如入界打刧即於要路截掩殺若須讐賽者非有宣命無得出境

宋會要

七年十月詔應沿邊州軍縣鎮等爾來金華甫穿創痍漸復百姓等各思安堵勉務力田不得闌出邊關侵撓

帳族及掠奪畜產擾動邊陲宜令所在州縣嚴加偵邏
違者重論其罪生口羊馬等並送於塞外　八年二月
詔應有蕃部將帶人口入蕃界者宜令所經歷及次邊
州縣軍鎮常切聽認收捉不得放去如有將人口貨賣
與蕃人及勾該居停任並依格律處死聽認到人口便
仰根問來處牒送所屬州府付本家仍令逐處粉壁曉
示　雍熙四年二月詔曰深州管內鄉村人戶等分野
罹災寇戎爲患鄉州柔殘生聚流移朕深切痛傷遂令
改貫別於津要重建州城其靜安軍令改移爲深州已
選差知州通判職官等往彼務令惠養生民撫安黎庶
並限別勅處分自契丹入界驚疑人戶等限敕命到並

令各歸農業其二税并緣納物色悉與蠲放一準正月
德音施行逐處官吏偵人戶歸業常加安撫不得輙有
騷擾五月詔訪聞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城寨多放斛㪷
入北界累降詔旨斷絕其兩地供輸人戶止許糴二
㪷供家食用令知沿邊及兩地供輸人戶託此為名夾
帶將過來偷買斛斗將去其沿邊地分巡檢守把人員
并知州軍通判監押寨主等亦不嚴切巡轄覺察斷絕
是致透納及造糧食過去今再下沿邊州軍管屬地分
坊郭鄉村諸色人戶如敢輙將斛㪷一升一合及造作
糧食過入北界及北界人戶過來偷買不計多少並須
用心收捉赴所屬州府勘罪結案處斬訖奏若巡檢守

犯人員不切收捉許四隣并諸色人陳告應經歷地分縣鎮城寨巡檢人員等並當極斷其巡檢使臣知州軍都監監押等別降宣命施行如或容縱亦許人逐處陳告其知情通容放過即並與所犯人同罪如四隣人不切覺察致有違犯亦當決配告事人於逐處官庫支錢百千充賞其斷絕香藥茶貨入北界亦准此 端拱元年四月詔曰朕疑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進兵至如幽薊之民皆吾赤子每聞交鬬盡然傷懷近者已許邊疆互相貿易自今沿邊戍兵毋得輙恣侵掠務令安靜稱朕意焉先是國家累行弔伐千里饋糧民力疲之至是太宗頗有厭兵之意故有是詔 二年正月

詔興置方田命八作使實神興等往北面興功東壁即令知定州張永得西壁即令知刑州米信各兼方田都總管仍以七人兵官隸屬許其事二月帝與近臣議方田為戰守之備内出手詔諭邊將曰夫料敵之彊弱古以為難前歲之舉盖救民塗炭蠢茲兇獷敢肆悲陵蹂踐我士民攻畧我城寨朕今考必勝之策畫必當之計將以保民安邊畧舉大意且戒人勝則深入而不相避敗則迸竄而不相救固不可力戰也又皆騎兵利於平陸馳逐往來難於羈制固不可追奔也若乗小城就大鎮但屯於鎮定瀛莫之間其雄霸緣邊城堡必苦於寇畧固不可分兵也懲艾之謀在於設險若乃決大河築

長城又徒自示弱為後世笑朕今立法令沿邊作方田
分須條制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馬
而大利我之步兵也雖使彼衆百萬亦無所施其勇自
春至秋其功告畢特重養鋭挫彼姦黠如此則復幽薊
滅林胡有日矣

宋會要

淳化二年六月詔西路諸州山川路口鎮寨不得放過
販賣人口入蕃及指揮漢戶不得停泊如有故違官中
察探得知或被人陳告勘鞫不虛所犯人當行嚴斷七
月原州言與使臣及轉運使司共收贖到蕃人所買男
女數目先是邊境人戶飢荒多賣男女與蕃中部落帝

聞其事頗甚惻惻特遣使臣與轉運使同以物貨收贖
各給還父母　至道三年三月內侍楊守斌自府州畫
地圖上來帝閱視久之先是西北邊逕路必宿重兵以
備之至是析御卿大破虜衆帝訝契丹從何而至馳使
問其故乃虜由山峽間細逕而入意以御卿出迎諜入
剽畧御卿諜知先遣內屬戎人邀其歸路因疾擊之虜
敗走塵起迷失本路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籍不知其
數戎帥韓德威僅以身免因圖其地形山川以按視焉
七月以鹽鐵副使宋太初充陝府西路諸州水陸計度
都轉運使代轉運使鄭文寶李繼遷阻命河西崛疆沙
塞唯靈武一郡控壓西陲繼遷嘯引叛亡數謀侵犯大

寶上言於靈州南界積石嶺建清遠軍積石當瀚海中乃不毛之地無泉水薪蒸自慶州抵靈州千餘里既不足為控扼應接之所城壘既就聚兵屯戍供領飛輓民力尤困自同華抵環慶軍粟一斛用錢七百就本處買粟一圍計重銀一兩仍大改青白鹽法不便於民或起為敓攘或轉死溝壑者不可勝計御史中丞李昌齡切言其事遂詔以太初代文寶又命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馮訥與太初乘傳赴陝西相度減省轉般糧草畫青白鹽法及諸不便於民悉具利害以聞帝宣諭訥等云云陝西轉運盧之翰與文寶見同職任文寶制置乖當流毒一方之翰緘默順從豈叶謀王事之意因令訥就

鞫之　二年七月四日帝語宰臣等曰朕欲覩邊防郡山川形勝之勢可擇其使以往乃遣左藏庫使楊允恭崇儀副使竇神寶閤門祗候李允則將命西行九月允恭等復命以山川郡縣地形繪圖來上帝御滋福殿召輔臣以圖示之歷指山川俓壁曰朕已令屯兵於內地州郡而簡其關冗冀以省費而息關輔之民也　真宗咸平三年六月詔曰天宇所臨是惟王土雖或淪於異俗人隔皇化顧念赤子孰非吾民如聞邊隅頗縱鷙擾殊無綏懷之義寧忘軫惻之心自今沿邊百姓不得輒入北界刼掠違者仰在在捕繫具獄以聞十月大恩使張從式言五臺山西至瓶形寨有獨車形冉家莊南倍

韭北倍韮竹竿形閻翁栅凡六路通契丹今虜方侵軼宜多為之備即遣殿直曹顥按從式所陳六路北出皆虜至之靈丘其一獨車形谷瓶形東路三十里由獨車形至查路處五里查路至靈丘百二十里凡一百五十五里其二冉家莊去瓶形東南六十二里由瓶形至石門鋪十五里石门至查路處七里查路至冉家莊四十里莊已在虜中自莊至羅家平二十里羅家平至靈丘五十五里凡一百三十七里其三南倍韮谷去瓶形東南二十五里由倍韮至查路處五里查路至靈丘一百一十里凡一百四十里其四北倍韮谷去瓶形東南十八里由倍韮至查路處五里查路至靈丘九十里凡一

百十三里其五竹竿形路去瓶形東北五十里與虜遠
探寨路相通其六閻翁楜路去瓶形東南二百里在虜
界中與北倍莊路相通比從式所言六路頗又別言三
路其一自瓶形南入畬家鋪八里由鋪至查路處七里
查路至羅家平十五里羅家平至雪丘五十里凡八十
五里其二自瓶形東南入法直各二十里由法直至查
路處七里查路至雪丘一百里凡一百二十七里其三
自瓶形正南入麻窟谷四十里由麻窟至查路處十里
查路至雪丘一百三十里凡一百八十里而麻窟沿小
水復可通鎮定凡一百八十里總九路以為可備頗狹
還悉圖上之十二月詔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城寨自今

軍民斬獲虜首級支錢五千生擒一人賜十千其獲馬
堪帶甲者納官每匹支絹二十匹不堪者給還之　四
年十二月陝西轉運使劉綜言鎮戎軍本古原州前代
邊防决守之地其川原廣衍地土沃饒請興屯田且取
田五百頃差下軍人二千置牛八百頭立屯耕種於軍
城近北至木峽口及軍城前後各置一堡寨約地土分
種田兵士將牛具就寨居泊便充鎮戍固不失且耕且
戰之理兼彼處要害若不置寨屯兵久必難守從之
五年正月陝西轉運使劉綜等言竊聞還賊蕃部於赤
沙并托駝路各置會貿易深慮屬朝廷蕃部被虜閒别
致奔衝乞下總管偵候掩煞帝曰邊界貿易往來若禾

條約便行殺戮不便可令明諭緣邊人户今後不得入賊界置會尚有違犯即可嚴行二月西路總管司言准宣相度陝府西轉運司乞於涇原環慶州路騎兵内那一半往河北換步兵防捍帝曰朕累詢問西頭沿邊山川形勝皆云山谷高下非騎兵之地惟涇原州及鎮戎軍川谷稍寬此外並可添步軍減騎卒此可施行三月十二日西面總管司言賊還臨靈州以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總管冀州團練使石普副之徙永興軍駐泊鈐轄康繼英為乾州駐泊鈐轄與西面緣邊選為應援入内副都知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賊兵之侵軼也四月

帝謂宰相曰太宗朝翰林天文官孫士能嘗請於北邊置方田及令民田疏溝塍可以隔礙胡馬當時為衆議所沮近有殿直牛睿者亦言其事呂蒙正等對曰此議當時亦以為便尋命方田使副而中外咸以為動衆勞費然無所利而武臣輩亦恥於營葺遂罷之帝曰今若行之或有所濟宜令有司經度之七月石隰路總管言本首本路沿河至蕃界皆山險請以步卒代廳子軍六指揮帝以此軍並綏夏之民石州近賊非便命徙於磁相州九月詔以聞邊廷每至夜出兵伏截險要翌日蓋兵檢校蕃賊出入道路謂之捜悉可以預備不虞令陝西諸路通行之十一月北面沿邊諸州上言戎騎悉以

散去帝曰虜境無故聚衆蓋以朝廷郊祀動揺邊境耳宰臣等曰嚴徑前陛下不令催發押陣使臣果如聖斷十二月十六日涇原總管陳興等請併東山隴山等處兵入陣戎軍合力以拒賊詔所議賊衆奔突則併東山等七堡寨入近塞甚良策也當遠其斥候如賊勢稍大即依所議其七堡寨芻粟軍器防城什物等無得多蓄

六年二月徙并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岢嵐軍初戍嵐州以備北戎控河西或言地非衝要不若徙就岢嵐北拒草城川賊路西援府州故有是命四月詔沿邊轉餽糧運皆素定日仍多發卒援送以虜伺知發日數有邀掠也八月十三日河東轉運副使鄭文寶言忻代州一

路沿邊諸寨糧草齊整器甲堅利城壁亦不住修補乞下元澄杜守元暫令更互量帶領手下兵士與都同巡檢等徧往諸寨點檢一次所貴山後諸州軍因測事宜詔代州駐泊副總管元澄等量帶衙隊當直兵士往諸寨點檢訖依舊句當無事更不得往諸寨十七日對輔臣於便殿帝曰今歲北面已屯大兵而邊將屢奏虜未有隙且聚軍虛費則民力何以充給朕切思之宜因大兵在邊有所制置以為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一帶賊路亦可通漕運至極邊宜令乘此師衆開浚使及軍城虜或來撓吾役即合兵掩殺李沆等咸曰設險興功以制胡騎守邊

之利也遂詔内侍閻文慶與知靜戎順安軍王能馬濟
共督其事徙莫州路總管石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
能保州楊延朗北平田敏犄角以為防遏十月八日靜
戎軍王能言於軍賊東新河之北開方田廣袤相去皆
五尺許東西至順安威虜軍地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
入鈔亦易為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臣李沆等以
圖示之皆對曰沿邊所開方田臣僚累曾上言朝廷繼
有商搉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邊
臣漸為之制故可為邊防之備乞與施行威虜順安軍
亦宜與制從之且慮興功之際虜寇或有侵軼可選兵
共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興置之遂詔靜戎順安威虜

軍界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是月徙北面都總管兵屯天雄軍及邢洺州其威虜軍兵屯順安軍莫州北平塞兵屯定州寧邊軍兵屯平虜城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州如蕃賊入寇則會而前進

景德元年五月詔自今中國人不得輒隨外國進奉人等出境邊吏專知伺察違者論如律仍縛送闕下所在粉壁寫詔書以示之先是知夔州巫山縣吳褫卿言咸平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有高南等州進奉蠻人入津投襄州樊村人聶廷憲欲隨蠻人入順州開封府長垣縣人張順隨南州指揮使向萬入南州並會赦免罰帝令黥面配隸鄧饒通等州牢城因有是詔八月詔陝西轉運使等應西路緣邊州所管熟戶蕃部朝廷素有條制官吏不能導承蕃部或有爭訟多不依理平決或自有規求或遣人捴擾以茲結釁致邊鄙不寧宜令使副等

常加槩察其有不能綏邉勤職者並以名聞九月十三日臣僚上言山北多作準備修蓋橋道及數處谷路差夫修持窃緣蕃賊多生狡計或為鋪排必却於山東動靜然不可不備乞下代州令鈐轄一人量部領兵士三百人於茄越大石義興治麻谷梅廻瓶形寨等處往來體量蕃賊意或有動靜即便勾抽代州及諸寨保三分兵士等截掩煞如無動靜亦可牽洩詔代州駐泊副總管等常切差人深入探候倍設隄備十五日詔河北河東諸路總管各嚴兵備仍發廣捷軍五指揮赴忻州令知火山軍李餘懿領援忻代諸寨及分守要害以禦戎人之奔衝閏九月十三日詔河北諸軍回北面寇戎已

有動靜切慮無知之輩接此檢動人户劫掠資財仰天
雄軍已北州軍及濱棣德博州等處并都同巡檢及從
賊使臣等常切部領軍馬往來巡檢如有接此動靜之
際持杖劫掠并驚擾人民情理切害難恕者不問有無
贓更不分首從並處斬訖奏內情理不至切害者即牢
固收禁奏裁十六日命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同制
置東西沿邊事十月詔自天雄軍至界河已來公私舟
船並隨處安泊所在官司常切巡邏　二年正月十一
日岢嵐軍言本軍接北界舊有方田欲修治之火山軍
言欲築月堤以固城壘帝曰此蓋知朝廷與契丹通好
未敢即興其役可降詔諭以違契丹誓約並罷之十九

日詔令河東河北沿邊州軍自今北界遣職首齎牒部送生口至者並給與茶綵及遣人部送出境并答其文牒減定式以須之亦令官吏等詳其事之巨細稍增損其數二月詔沿邊諸州軍如擒獲北界姦人可詰其事狀部送闕下當鞫其罪繫至內地先是帝曰朝廷雖與北界通歡減去邊備而虜之動靜不可不知自來偵事者非可全去已令沿邊州軍且循舊制賑使深慮為慮所獲以為曲在於我朕熟思之彼亦遣人南來偵察如擒獲其人可不加罪羈於近郡彼若有詞引以為解故有是詔三月一日大州請許沿邊諸寨守把人丁置木弓箭以備戎寇從之九月令河北沿邊州軍遣人入北

界偵事者除要切須令總管司知者即如傳制中報非要切者不以聞報但以聞奏可也帝以通好之後慮或漏泄致有猜慮故有是詔十八日詔河東沿邊州軍應北界移牒事理無疑者即報之關機要者疾置以聞待報而荅亦勿令知之時安肅軍言北界移牒尋捕所失牛畜本軍報云已具奏聞帝以事之小者不必淹緩俟報又慮事有非順難於施行者不欲出自朝議故有是詔四月七日順安軍言近遣衙前部送擒獲奸盜赴北界易州其知州侍衙將以賓禮饗饋甚厚慮彼復遣將吏至軍未審接待之禮帝命遍諭沿邊州軍應北界遣公吏至並豐以饋餉或職任高者即以賓禮接之十四

日帝曰昨減邊城戍兵甚衆然恐此後難以增益其廣信安肅軍見屯兵及二年已上悉令更代並以軍旅人數完足者易其部伍殘缺者雖實增之無據也仍密諭河朔長吏凡軍士數缺自當廣務招置勿以敵境通歡輙怠其事五月詔陝西沿邊州軍蕃部罰納獻送羊馬悉著籍以給公費先是蕃部有罪納牲為贖及守臣出處吏代多以畜擾為貿並入於長吏至有生事以徼其利者使之不寧帝兼知其弊欲遽止之復慮蕃戎犯禁無以為戒故有是詔　三年八月四日詔河北安撫司沿邊州軍如契丹移牒捕罪人即自擒逐無得與水境同詣鄉先是北平寨準北界移文遣人捕為盜者因同

往擒獲故條約之六日原渭川鎮戎軍上新開方田圖且言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帝以知鎮戎軍曹瑋等能幹其職甚嘉之仍出示輔臣八日詔沿邊州軍自今彊盜入北界如贓屬北界並據見存者追還已費用勿追十三日禁沿邊河南州軍民於界河捕魚時契丹民有魚於界河彼國即按其罪牒報安撫司因命條約九月十九日詔選使臣二員為長城口巡檢一沿西山一東抵順安軍各給兵百人分道巡邏以邊民多齎禁物及盜販北界故也二十七日詔北界盜賊亡命至沿邊州軍者所在即捕送之時邊郡有盜入北境彼皆即時擒付邊將故也十月河北轉運使盧琰言契丹諸

族酋長欲緣界河放獵反借西山草地打圍帝曰契丹
誓約甚明未嘗踰越此必傳者誤爾乃詔沿邊州軍如
果有此事則移牒北境請依誓約既而邉奏言諸族出
獵屢遣人誡部下無得越境今已北去十一月詔減河
北河東陝西諸州指揮使臣以邉防無故也十日知雄
州何承矩上言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
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
泉而作固相兹髙下建其陂塘白浪渺瀰而連滄海縱
存胡騎何懼奔衝臣早建屯田之利後戎人犯塞髙陽
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實免侵掠雖人役暫
勞亦制匈奴之長策况今順安以去地雖跨於數軍路

不遙於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畜地勢而制塘埭自然戢胡騎而息邊患矣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戎人縱其渝信犯邊亦不知廢戎退商行以全大體更望慎擇疆吏出牧邊民則北陲安堵矣十二月雄州言頃者用兵之際本部每有密事不欲漏露因擇馴謹吏專主行之號機宜司今契丹修和請改爲國信司從之

景德四年三月詔北面沿邊趣境外徑路自非權場所榷
歷並令轉運使因案部規度斷絕之四月河北安撫司
言伏見巡邊使臣宋德文等以部下兵士散於北鄙山
口控扼商旅道路乞降詔曰委自州縣差人控扼其宋
德文等只令於官路警巡免致邊鄙懷疑緣此生事從
之五月帝曰昨為霸州修葺城池不依舊北虜之人有
詞過成憂慮兼據邊州軍言契丹界每見朝廷於沿邊
興作皆多差人伺察動靜可令安撫司密行曉諭沿邊
州軍長吏常以安靜綏撫除依誓約修葺城池外應移
易寨柵開修河道不以小大並不得輒興功役致成事

端所有界河口內剏置樁橛意在隔北鄙舟船已曾處
分楊保用仰遵禀施行其不得剏蓋亭臺街道等事即
並依二月詔命施行是月帝宣示宰臣王旦等臣言雄
州李允則於州城外決渠為水田渠通界河於理非便
請令罷之樞密陳堯叟曰今天下和平忽決渠境上戎
人豈不疑此誠不便帝曰可令凡寨柵渠不以大小無
得創造六月帝曰近日河北河東陝西沿邊州軍所言
邊防事有全然不同者樞密院可編次所奏候歲終較
定虛實以聞仰行懲勸七月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
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
租賦以備檢閱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詔曰向以邊防不

可無備邊令河北河東修葺城隍繕治器甲樞密院可作條件付邊臣每季首同閱視訖以狀聞遵為永制八月詔河東安撫司應管內州軍與契丹界往來公牒並知州軍照管前後條約只作本處意度施行常程公事即依例牒去稍帶機宜事意且牒本路安撫司看詳並備錄實封進呈敢有違慢及迴報鹵莽當議重行朝典先是帝覽代州奏迴契丹公文云所勾取投來百姓張醜兒等已放遂便訖帝曰明言受而縱之何失之甚遂有是詔九月詔審刑院大理寺定沿邊逃走及越關防刑名帝覽邊奏諸處斷罪各異故令重詳定須下十月帝曰昨差使臣送定難軍趙德明官告回言鄜延州

保安軍絶少林木可降詔諭逐處令以時栽植十一月河北安撫司言沿邊巡檢捕得北界民李守明檢括緣行衣物押送保州訖帝曰此輩雖至境上既非奸詐又無禁物不必拘留也宜令保州給其物以酒殽犒而遣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河北河東沿邊安撫司應近邊不逞之輩有妄言以惑境外者嚴加捕詰二十六日詔河北沿黄河先禁採魚葦小舟往來如聞細民賴以資給自今勿禁　三年二月帝詔示樞密院訪聞北面沿邊州軍有應係邊機之事但同尋常事與官吏四散商量便有行遣或致漏泄豈爲穩便可密諭之只令知州軍與逐處通判鈐轄都監商議施行其餘官員使臣

不得輒有干預四月内出西面曹瑋張崇貴所上涇源
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示宰臣曰處置蕃部俱當
至於儲備亦極詳細宜令別畫二圖用樞密院印一付
本路一留樞密院七月遣使撫問西面沿邊守將時鄜
延路張崇貴言蕃落氏以秋成獲田遣兵戍境帝曰此
盖德明之反覆爾故遣撫諭邊城仍訪崇貴防遏之
策使迴言德明境内歉旱嘗為回鶻所侵德明率所部
將封迴種落故遣人守境上也十月帝謂宰臣曰先降
詔令河北轉運司只作在彼意度與逐處同共點檢防
城動使物色今覩轉運司言稱天雄軍差澶州臨江縣
主簿宋利涉依詔點檢却是帶出朝廷指揮全不經心

仰降指揮取勘轉運司官吏仍令諸路轉運司副并提點刑獄朝臣使臣等今後因宣敕內涉机宜文字只作在彼意度施行公事並子細看詳行遣即不得更帶出
朝廷指揮致成漏泄如違當行朝典　四年三月帝曰
降文字與河北安撫使李允則等近日沿邊諸處頗聞興造勞役其本處及逐州軍應有創造及添修閑慢舍屋去處並令且住免擾役軍氏　六年十月詔河北沿邊軍州每年配買防城鹿角既無用處多致損爛即再行科率可令逐州嚴行條約　七年三月比部員外郎王允明言乞下沿邊州軍官吏并監臨主守之人今後常切辨認不得容留北界人入倉場庫務充脚夫帝曰

逐處容之已久事甚不便可降詔令嚴禁之六月九日
河北沿邊安撫司言民王習於北界買到馬三疋已牒
送順義軍訖帝曰界首人户於北中買馬如聞北界買
馬人名即皆寘極典全家遠配茲於可惻自今令安撫
司如北界無文字根究即差人入夜牽放界首其捉到
人不得令通析責馬人名所居處但云不相識處免令
屠戮蕃民十一日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置沿邊浚陂
塘築隄道條式畫圖請付邊郡屯田司提振遵守從之
又言於沿邊軍城種柳蒔麻以備邊用詔褒之七月詔
瀘州淯井鹽駐泊并監井使臣今後若在任能撫綏夷
人邊界無事至得替日當與酬奬如不切用心別致生

事當行朝典十月吏部員外郎李及上言正當邊防所管弓箭手員寮指揮使自來無衣甲乞許量行置辦以備緩急又鄜延路界地名押班嶺已來一帶並與北界山林接連乞禁止採伐並從之　八年正月詔秦州今後蕃部公事並總管鈐轄臣僚共議行遣如知州巡邊有便宜事即一面從施行訖關報總管鈐轄司先是秦州遣人深入戎境興置寨柵而州之亡卒有為鄉導以侵畧邊戶者鈐轄岑保正安撫上言訖與知州同巡邊帝曰秦州巡邊事望甚重令若與鈐轄同往即慮蕃部禀令不一久非其宜致有是詔　五月禁沿邊人妝買他州貢奉人所乘馬又令河北轉運司裁減定例所科麂

角以其數多擾人也十月詔河東安撫司今後如有私過北界偷盜及和同收買鞍馬孳畜物色等如是已過關寨捉獲即於法決訖刺面配淮南界本城若别罪名未得断遣具所犯事情分析以聞如未過關寨捉獲及買者北界衷私過來人鞍馬孳畜物色等即依法決救更不配軍餘依前後條詔施行先是河東安撫司言代州民有與北界私相交易者止依從重科斷岢嵐軍民有與北界私相交易及以貨鬻之物至界首捕獲者仍於結罪區斷以其刑名不一乃命法官詳定而申明之

九年五月詔獎知秦州兼涇源路沿邊安撫使曹瑋開浚濠塹自弓門冶坊床穰静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

小洛門威遠凡十寨共三百八里又添築擁城板橋皆以寨左廂兵充役無擾於民故也　八月詔河北沿邊州郡所種桑榆自今許人租課及以構紙　九月二十四日知并州周起言嵐石州並在河東邊上自來不係安撫司所轄望自今令安撫司管勾所貴凡有邊事悉得應援從之二十八日河北安撫司言沿邊官地所種榆柳望令逐處官籍其數以檢校從之翌日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帝曰此可代鹿角也　天禧元年六月五日曹瑋上言南市歸順蕃部都首領郭廝敦舉家居治坊寨句一帶蕃部望就命為本族巡檢月給五千米麵五石從之十二月曹瑋等言近伐兵

天繕葺諸寨及刱掘縣城壕凡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功畢七月令府州置納質院　二年四月知鎮戎軍張綸言原州界屢有蕃夷入鈔今規度門壕至車道峴約二十五里以為限隔從之六月禁止陝西州軍將黑漆朱紅於北界貨鬻　十月二十二日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張昭遠言保州等處種到榆柳蔵避迯軍亦常殺害看守兵士及河北沿邊諸州軍寨柵城壕內並中彈麂角馬巷墻內栽種到榆柳不少若不漸次去除深慮城邉非便望令採斫詔河北安撫司密切指揮二十六日張昭遠又言從北騎馬過來人如是送本地分州軍依例施行若是思鄉過來者如係私路者送定

州係東路者送瀛州取問諸實放令歸鄉其馬於群牧司送納從之十一月詔河東州軍自今所降文字涉機密並付機宜司置籍收領不得便付開析司　十二月詔曰如聞邠寧涇原等州流民多往秦隴州斂關山及渭州山外鎮戍軍已來逐食熟慮無知之輩誘畧賣與蕃界令所在州軍縣鎮駐泊巡檢使臣覺察犯者依律區斷　三年三月內殿崇班韓令琮言前知環州認見民人多將違禁物色人口偷賣與北界詢其道路止於截原寨柳鎮二路望差蕃官於逐處緝捉從之　五月詔瀘州淯井監如夷人動靜選諳會夷情者探候無得妄有興廢　梓峽路走馬承受公事臧滉言淯井監每

當作將合入契丹界

有夷人動靜多摭本監人戶妄作探報事宜虛有調發兵馬欲名三五戶有產業諳會夷情者給與衣粮充探刺事宜人故有是詔　六月詔自今諸色人將入口契丹界貨鬻者所賣人及勾誘人首領並處死如未過北界彰敗者決杖刺配淮南州軍牢城先是知雄州劉承宗言邊民誘賣人口于北界者甚衆乞賜條約故從之

七月令河北州軍自今民有越北境收市斛㪷及不係禁物數少為北境捕來者並決科一百釋之先是未有條目諸州決罰各異安撫司言其事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石隰州都巡檢使高繼昇請令投生人戶依例各自置弓矢鎧甲及上平等寨采木造船帝曰造船事

涉邊上疑於異俗不許也自今從之　五年十二月詔鄜延路鈐轄司自今蕃部販鹽及違禁物與巡檢兵士鬭敵殺傷人員兵士者其元行器械蕃部並處斬自餘徒黨依漢法區斷先是鄜延路巡鹽兵士爲販鹽人所殺傷者止令族衆均納羊馬其爲寇蕃部全不科罪則巡鹽兵士頗顤虛設故有是命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詔自令唐龍鎮申報公事並令麟府路軍馬司理管　二年八月詔斷絕私過渡河西興販違禁物貨及鞍馬人等令河東轉運司檢詳前後條貫定奪聞奏　三年七月邊城上言體量得涇原路鈐轄周文質非理凌持蕃部厮鐸論及放却質子等致諸族蕃部傳箭結構

作過差太常博士張仲宣閤門祇候丁保衡乘傳往陝
府等截置院推勘內殿崇班毛昌達監勘案上周文質
先發遣與總管王譞史崇信同商量斬先作過蕃部首
領斷釋論知渭州馬洵美亦不合與文質商量放質子
往大虫巉安撫蕃部及文質有違宣命修整器械取索
諸蕃首領丈狀到蕃部疑懼作過於是責文質授率府
率荊湖南路安置王譞等免勘仍從别敕處分馬洵美
特罰銅三十斤移處差遣　九月陝府西沿邊安撫使
范雍言沿邊州軍及總管司每蕃部有罪舊例輸羊錢
入官每口五百文後來不以罪犯輕重只令輸真羊乞
自今後令依舊納錢及量罪重輕依約漢法定罰免至

者從之　四年六月三司言准詔令於河北州軍配研屁角城四面密種桑棗免逐年科配已牒轉運司遵稟施行中書樞密院同奏河北防城自和好已來久有定規乍此改更恐成煩擾且令轉運使副躬親相度具利害聞奏從之　五年十二月知環州史方言欲乞自今沿邊溪戶百姓諸色人於熟戶蕃部處賒買羊馬借貸錢物並須用文約立限交還如違約不還估贓滿十千已上從違制斷曾於限內還錢者從違制失若估贓不至十千並不歸還者亦從違制失內曾於限內還錢者不應為重斷如有漢戶百姓將帶妻口等投熟戶蕃族內居住者從違制斷若止自身與蕃部合種口

苗從違制失別犯重法自從本條詔大理寺詳定以聞寺司檢會淳化三年詔秦州自今諸寨監押常切鈐轄將校節級等各著地分壕門守把巡宿不得擅入蕃界亦不得輒放百姓入蕃取柴燒炭仍斷絕軍人百姓通事不得與蕃人交易買賣賒貸脫賺欠負蕃人錢物侵占土田如是蕃人將到物色入漢界買博一准先降宣命並令漢戶牙人等於城寨內商量和買不得侵欺蕃人及賒買羊馬物色虧欠錢物別致引惹邊事不和如有違犯捉送秦州依格法勘斷如諸寨監押不切遵守鈐轄致引惹蕃部不寧仰秦州密具申奏當行嚴斷又景德四年詔秦州諸人自今或與蕃部買賣並各將錢

交相博買不得立限賒買及取覓債負致有交加諸色
人公然於蕃部取債及欠負錢物不還即追領正身以
所欠錢物多少量罪區分仍差人監催還足如欠負蕃
部錢物稍多量情理詐欺者其正身走避即追禁親的
骨肉及一面緊行追捉候獲日依格法斷遣若是贓滿
即奏裁又天聖四年涇原路副總管康繼英定奪百姓
弓箭手不得與買租蕃部地土許令蕃漢顧合種利害
聞奏檢會先准宣止絕漢户弓箭手百姓不得與買蕃
部地土若却令蕃漢合種未免被弓箭手百姓姦倖侵
欺引惹邊上不寧乞嚴斷不得衷私與買租賃合種蕃
部地土任令蕃部取便養種如有違犯元與買租賃合

稚百姓弓箭手並科違制之罪仍刺面配向南遠惡州軍牢城看詳淳化三年景德四年詔並下只下秦州天聖四年詔只下涇原路內據陝府西轉運司狀淳化三年詔斷絶百姓軍人不得與蕃人交易買賣切慮蕃部致疑别生邊事久來已不施行外欵將景德四年天聖四年詔徧下環慶鄜延涇原等三路緣邊州軍檢用施行其史方所言更不詳定從之　六年三月詔河北沿邊安撫司自今有北界思鄉過來人口若不曾於北界為官並依累降條貫指揮如曾授北界官者即便不得收接任矣遂便仍令家切關奏兼仰安撫司不得張皇漏泄　四月詔河北沿邊州軍有北界思鄉歸來人依河

東躰例相地里遠近於舊例上量添支與盤纏錢 五
月邊臣言河朔久旱民多乏食煮淖糜以救飢者當界
不敢責糜恐流民所萃以為民患 十月三司户部副
使王陵言河北沿界河寨鋪百姓公人逐月上納一
二千錢名額買撲酒稅課利但聚合麁惡百姓飲酒恐
生邊事並乞停廢從之 十二月二日詔雄州歸信容
城縣兩地供輸人户充衙前稍有過犯即逃入北界深
為不便自今仰於近裏州軍充衙前句當錢穀場務
十一日詔陝西諸路緣邊蕃部使臣首領人員等如今
後自作過犯合斷罪罰羊令蕃部使臣首領人員等親
自出辦送納即不得更於族下户上非理科斂如違重

行罰斷仍令逐路總管鈐轄軍馬司常切覺察

宋會要

明道二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軍劉平言安肅廣信軍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其間平原廣野乞自保州已西如稻畦堀作方田每年漸次開展乞專委西路沿邊巡檢都監楊懷懸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績詔令楊懷懸漸次興置稻田仍令劉平常切照管　十月詔保州山口置把截鋪每鋪兵級十一人充巡子月一易之仍令長城口西巡檢都大提舉管句　景祐元年十二月一日陝西走馬承受公事言趙元昊舉兵攻嘯廝囉請下陝西預為邊備從之

宋會要

景祐五年二月七日環慶路總管司言訪聞北界金湯等閲兵誓衆計欲侵疆詔下本路脩其不虞

宋會要

寶元二年四月陝西轉運使張存言切見涇原環慶諸州駐劄兵馬不少其當職之官多務修葺城池欲為固守之計並未見訓厲兵馬使令精鋭及未見於蕃賊出入一州道路預為控阨防其奔衝切緣陝西次邊及裏州軍如邠寧涇耀鄜坊等州雖有城池不甚牢壯受敵復又至邊界地里不遠恐使蕃賊得知乘其無備分頭以勁馬奔衝北至沿邊出兵邀遮其内地鄉川已遭劫

掠內地一擾人何以堪乞令陜西諸路兵馬總管司常切訓厲所管兵馬器甲悉令精銳番賊出入山川道路亦須控扼遇有番賊入界並須晝時會合掩殺扼截即不得以守護城池為名端坐不出縱令賊馬奔衝內地刼掠人民若有違犯其出入地分總管鈐轄都監巡檢等並乞重寘於法詔下鄜延環慶路沿邊安撫司施行

七月鄜延環慶路副總管劉平言今後沿邊或有不寧將小寨子內人馬并粮草預前暫移般入大鎮寨內安泊早晚強壯人馬就小寨子內卓望探候寇來則自內地出兵掩襲亦不須逐處占留軍馬過為隄備詔涇原環慶鄜延秦鳳路總管司施行

三年二月二日參

知政事宋庠言請於潼關別添使臣兵甲嚴設守備詔如其請　康定元年四月二日上封者言請併沿邊寨柵詔葛懷敏躬親與諸州總管鈐轄從長相度存廢訖奏仍檢會前後臣僚規畫起請事件降宣命指揮　六月陝西都轉運使龐籍言近至延州定奪所廢諸寨而邊臣之議多欲固留君諸寨居要害之地首當戎人入寇將以餌賊而自貽其患正月中賊自安遠寨門二寨引兵入破摶寨金明縣如踐無人之境昨寨門被圍日久而延州未嘗發一人騎往救賊聲言朝廷已棄此寨於是衆皆潰去糧草器甲無一存者近承平寨垂破副總管許懷德與兵馬都監張建侯領兵赴敵賊始退若

寨門稍得援兵亦未致屠蓋今日廢並邊小寨外其所存皆在近裏道路寬平之處請嚴戒邊吏自今逐寨緩急有警並令互為應援從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益州路兵馬鈐轄司言利州路轉運張宗奭言西賊自大州有路直到益州城下請於龍州清川縣防守令相度只於龍門添戍兵三百五人選武臣知州逐季量差兵士往清川縣防備巡察實為便利從之　十二月五日中書樞密院言訪聞日近昊賊界令人詐作漢兵入契丹地分劫掠請令河東沿邊安撫司密行體量仍令地分常切辨認衆敘不得透漏如獲人勘詰實行遣訖只許本處意牒知北界從之　慶曆元年五月三日代州言

本州湯武寨有北界人侵耕禁地蓋緣前寨主彌文寶失巡防所致請自今代州沿邊諸寨有天巡察北界人户侵耕者准透漏賊盜條論罪如之　六月詔陝西諸路總管司自今但嚴備毋得攻掠賊界或遇入寇須牽制者即臨事裁處之　二年七月五日陝西安撫使王堯臣乞逐路都總管如賊兵燒鄜邊即時出師取徑路策應及約束主兵官常切訓練軍馬遠設探候詔須行諸路從之　是月翰林學士王堯臣言昨安撫陝西體問得延州鎮戎軍渭州山水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佐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方其疲頓乃與生兵合戰賊始縱鐵鷂子衝我軍繼以步奚

挽強注射鋒不可當遂至掩覆今防秋是時望敕主兵之官常訓練軍馬遠設探候遇賊入界先度遠近候立定營寨然後料其衆寡而奮擊之毋得輕出兵從之

是月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曹琮言近招誘堪伇甲青鷄川等處戎人內屬請下秦鳳路總管司常存撫之其酋長能立勞効者優與補官又請三都谷至渭州静邊堡路置堡寨控扼賊馬並從之　又詔河北河東近經霖雨恐城壁摧墊互加完葺及所部有衰疾不任職者選人代之　十二月樞密院言環慶馬步軍副胡總管王仲寶弟破金湯等城斬首繞二十九級而官軍戰没者四十九人深慮戎人復来犯邊欲令鄜延路預為

脩禦從之　是月代州契丹舊封界在蘇直等見耕之地而近輒移文欲以故買馬城爲界處有侵耕不便詔本州牒諭之　二年二月知保州衣庫使王果言聞契丹與昊賊潛相結約將謀興師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賊馬出入之路須爲脩禦從之　三月環慶路都總管司請於環慶遠寨東節義峯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寨以接應兩路出兵並從之　九月詔河北隄塘及所在閑田中官所種林木毋輒有採伐違者寘其罪先是上封者言往歲安撫使賈宗患邊地平坦不足以待寇故植榆柳爲塞以絕戎騎之奔突其後林木既成虜人患之迺使

人間說知雄州張昭遠曰楊可以為長掎砲梢昭遠信之悉斬以為用後復栽植比年以來方及拱把而議者又欲伐取是又行前日之間矣誠恐緩急無以禦敵故有是詔

三年正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至陜西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虜之衝漢武時匈奴入寇焼回中唐則吐蕃回紇再至便橋渭水皆由此路蓋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以來畧無險阻雖有城寨多居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扞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今賊昊盡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數年凡由此三入寇今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為控扼關陜之會誠合

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雖兵馬新集全未訓練儒生又多選儒觀其事形固未可攻取在於守禦之具盡不及前願覆親往逐深監近弊選三路道經戰鬪將佐三五員及以見戍新兵換舊人五七指揮於本路相兼訓習黨一路事力完實則賊雖欲長驅入寇必生領憲之心臣畧論一路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上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與石门前後峽連接皆漢蕭關故地最爲賊馬奔衝之路內三川地勢據險可以保守定川劉璠二寨新經條築而定川城壁不甚完須再增葺及添兵馬粮草之備

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為悍遂為棄地則鎮戎軍西北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趨城下弓箭手亦無依援所給土田難以耕作其東路沿邊有天聖乾興東山彭城四寨與原州平安開邊等寨相接近亦為賊馬所擾恐近界明珠滅藏等族更為應援此四寨亦當如三川等常須擇人倫兵以防入寇其東南至渭州瓦亭寨有獅子欄馬平泉三壁獅子堡雖城壁舊頹其間甚有居民昨欄馬為賊攻破城門劫蕩人户棚壘多已平毀惟山城倉草場僅存平泉亦嘗經賊大其中之人蓋去十八九此三處俟春滋當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

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堠鎮戍遂爲孤
壘矣其二渭川籠竿羊牧隆城静邊得勝四寨在六盤
山外内則爲渭州藩蘺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
齒繁多内籠竿城番漢交易市邑富庶全勝於近邊州
郡賊久有窺伺之意盖距賊界則路甚平易去内地則
有山川之阻萬一爲賊先據其要以兵扼鎮戎軍三川
南谷并摧沙木峽一帶路口則鎮戎渭州難以出兵救
應四寨爲賊攻脅力不能支則人心自潰臣今請建置
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
塹添屯馬軍及時聚畜粮草以爲備禦又瓦亭寨其西
則居鎮戎大路其東則歷彈箏峽蒿店安國鎮至渭州

其東南控六盤來路其南去制勝關萬歲寨二十里與儀州相接自唐以來皆宿重兵馬控制之地當四路走集最爲衝會常宜置一將軍馬以扞其奔軼又州之北東有小盧新寨邏武鎮至潘原界近亦爲賊騎所掠全無備禦之具並須葺之其三原州東南田羅夾𨁂至涇州九十里又西北由開邊平安彭陽武城東山等寨至鎮戎軍一百八十里其四有柳泉鎮路通佛空平細腰城至環州定邊寨與明珠滅臧及環州蘇家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為表裏使招輯部族但不為賊用則庶幾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

山險制勝關西五里有流江口東二十里至白岳河南有細巷口又有安化峡一帶止隔隴山並通永洛城生户入王等族即唐吐蕃出入之路今逐路隘口雖有小寨栅控扼然亦脩禦未至近亦屢有生户入寇又自黄石河弓門床穰長山寨至秦州二百餘里由赤城鎮至隴州不及百里或秦隴有急則地界為最近若賊馬引大衆旁縱侵掠則儀州軍馬少將佐未得人禦之之計甚可憂也又州城低薄周才四里有餘壕塹淺狭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騎至瓦亭南移制勝關或緣隴山假道水洛城或由秦隴州直趨州界皆能入寇至時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

為次邊然緣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西北八
九十里是大虫前後巉其東北接原州彭陽縣及本州
長武寨俱有徑路與明珠滅臧等族相通此實近裏控
扼之會其張村直入路宜營作關寨或斷為長塹以遏
奔衝朝廷近差韓琦范仲淹於此開置帥府亦足以建
威厭敵也臣今來所請增葺要害城寨若無丁夫可役
處許以省錢給帶甲兵士令番築之仍量添守兵積蓄
粮草繕完器械如西賊大段點集沿邊屬户各有骨肉
在賊界居住宜多與金帛探候預令蕃漢人户入保近
城寨一則兵少處得人共守二則免為驅虜致邊地空
虛仍先徧諭諸寨官吏或遇圍閉各令堅守本路將佐

即未得出救兵憲為賊誘枉遭敗覆既未出兵則可於邉人及諸軍内名募驍勇敢死之人令伺隙夜撓賊營俟其潰動即掩擊之其圍閉之時宜令持重観釁庶無速戰之禍議者或曰若爾則必有深入之患我師未出寇必大獲而去臣以謂昨定川之敗賊知近裏城寨空虚遂乘勝而入今若處寨益屯兵馬又有備禦之具須防後虞未敢有長驅之計縱其來攻則各堅壁以守之若敢行剽虜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況已經畫諸路常置一將軍馬於旁近界上緩急應接賊果長驅而來則選勁兵伏截險阻又路有寬狹必有能方行而前首尾差遠難以相衛宜自取敗覆也其一路事形臣熟

與邊臣計議當如此俗須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是月詔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安撫司提舉修完城壘

宋會要

慶曆四年正月陝西宣撫使韓琦言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完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至涇原路相視諸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重勞苦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修生戶所厭水洛城頗為未便蓋水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

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寨方可互爲之援其工力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完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根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黄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户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屬户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水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堡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廵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水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

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畧司且并力修葺遂處未了堡寨其水洛城候向去別奏取旨從之　時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相其利害而諫官孫甫言乞留兵以畢其役歐陽修請劾狄青使釋滬罪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實欲沮壞其功後城雖成亦罪滬等　七月詔陝西四路依近降夏國誓詔毋得招納西界番户　先是環慶路經畧司招誘西界先虜過蕃官浪庬等七百六十二人朝廷恐因而生事故約束之　五年正月樞密副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册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令范仲淹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

合措置事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
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之主帥特降手詔
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
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
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
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
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
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
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
分兩番留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粮草兼
使無久戍之勞人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

皆空虛令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刺史有軍閒特支徒
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淹仲更往
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
充何以贍給况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補擊若
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
其宣毅兵欲乞降河北河東外其京東西淮南兩浙江
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
即招填之令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
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内臣分
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帝悉施用其言
二月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

蓋練軍馬毋得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遂季令轉運提
點刑獄按視之　二十七日并代等路經畧司言相度
到沿邊禁地岢嵐火山軍許人户邊壕十里外請射忻
州寧化軍亡仍舊禁止從之　是月河東安撫使歐陽
脩言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
北界粟麥以為邊儲其大利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
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
饋運不通每歲傾河東一路税賦和糴入中博市斛㪷
支往沿邊州軍人户既不能輦致遂賫金銀錢就北界
貴糴之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
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引惹而構事

端其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鄰界之物若敵常歲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粟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茍虜歲不豐或與我有隙頓嚴閉糴之法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於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而虜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地二三十里今寧化軍天地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岢嵐軍亦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而誘北人歲以爭界其患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二三歲間可使不糴北界粟麥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飽饑

在敵之害沿邊田有定主則使彼此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人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歲可得三五百萬詔下沿邊議而議者以爲岢嵐火山軍其地可耕而代州寧化軍去虜近不可使民盡耕也　六月二十二日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狄青言昨者西事沿邊賊馬入卷道路不拘谷道及轉山領通人馬行處卒是斧衝使耕種收放等人無由避閃致被驅虜今因邊民稍閑應係沿邊則軍城寨地分内開撅地頭方田稼子不拘嶺谷道平地盡使開濶蓄部百姓及弓箭手各自地分内不以日限漸次開撅壕子深五丈濶五尺

免致賊馬驀來奔衝抄刼人口孳畜不三五年中間可
開邊界至裏三二百里常令本地分官吏提舉照管各
自地頭漸次修葺不致勞費以此禦邊緩急蓄賊抄掠
有此阻隔使邊民扶携老小偹辦得及此乃久遠之策
仍乞作朝廷擘畫行下詔陝西四路安撫等司相度施
行　七月一日詔陝西都總管司若有蕃兵的入漢界
驚刼人户踏践田苗即得出兵禦敵驅逐出界亦不須
遠去襲逐如蕃兵來致入界侵犯人户輒出兵馬鬬敵
不以有功無功並行勘鞫等嚴　八月詔夏國比進
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
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十一月

詔河東陝西經畧司自內屬蕃部毋得侵擾西界犯者
當以軍法論如西界人馬先犯境方聽出兵禦捍之
六年五月十九日臣寮上言瀘州淯井監有兩界夷人
散居山谷外接生界烏蠻內連戎瀘州州縣竊聞有臣
寮乞補烏蠻官爵彈壓夷人恐未爲便令瀘州淯井監
江安縣須藉得力人禦捍欲乞今後知監并都同巡檢
并經選差外其知監監押江安知縣委自本路鈐轄及
轉運使於轄下選舉有心機幹勇使臣詔今後瀘州淯
井知監及監押江安知縣令本路轉運鈐轄司預先選
舉使臣以聞　二十一日詔環慶路經畧安撫司子細
詳酌本路委的見得見爭之地元屬河界所降誓條朝

旨詳究或顯屬漢界即令地分多方爭執若委是阻絶
以前元係蕃界令更不分定依舊住坐選差曉事言語
分明人只作本司意度諭與西人明示事理許令住坐
却與商議開一大壕為限更有合設隄防遮護漢界城
寨地土去處亦便悉心擘畫了當以盡本處無至遂一
旅取朝旨　七月五日詔臣僚言恐契丹發端入界用
兵次第不曾設備須是預設謀策臨時遵守河北路坦
不似西邊用兵須存古法舊規陣場乞下河北要路相
戰處州軍總管司預為商量乞體量鎮定西山道路近
遠預先分定兵馬准防懷衛州乞預選駐泊河陽滑州
預差鈐轄准防備設詔預設謀策泊踏逐道路令夏竦

相度預議陣場令總管司相度並以奏聞　二十一日
知雄州王仁上言乞節掠誓書內邊臣合知事件一本
收掌照會迴答北界公牒詔昨來誓書內兩界塘淀除
以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後各不許添展及非時霖
潦别致大段漲溢並在關報之限仍令夏竦喻河北沿
邊安撫司並不得緣此將非時霜雨衝潦合修疊去處
别有滯執失於整齊　八月十五日樞密院言鄜延環
慶兩路防秋是時況為收納西界歸投人户不少即應
非次舊至奔衝取奪劫掠欲令鄜延環慶經畧司密諭
沿邊泊諸城寨主兵官吏并巡檢使臣蕃官人員等不
住差人探候常作准備不得小有疎虞從之　十二月

五日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夏竦言河北沿邊安撫司乞沿邊捕盜官吏如北界賊人深入近裏即便收捉令相度如有外界人入來界內守把巡欄人輒敢取財物不捉送官從違制論若收捉時器仗鬬敵即許禦捍從之

宋會要

七年正月十三日詔陝西諸路諭屬户蕃部首領等如西界人馬的是侵入漢界作過許令殺逐出界仍令都同巡檢主兵官員如有蕃賊入漢界劫掠與屬户鬬敵即經畫時策應　是月禁河北沿邊居民出漢界　二月十六日詔夏國近差楊守素等到延州商議邊境事

節并河東路豐州地界並未可從慮恐沿邊不切預備
是或别致疎虞令陜西諸路河東路經畧司巡檢主兵
官員使臣等不住選人深入探候齊整軍馬常作準備
七月知趙州張禮一上言近者朝廷令河北郡縣民
每五家使之相保當州自行𦂳法以來虜中姦䫉比多
敗獲蓋保法已有効昨奉詔令漸次施行乞再都諸郡
速成前法從之　皇祐元年三月十一日知定州韓琦
言本州界以北乞一槩禁止採斫山林從之
宋會要
十月河北沿邊安撫司言請自保州以西無塘水處廣
植林木異時以限胡馬從之　五年十月詔陜西沿邊

毋得誘致生户蕃部獻地以增置堡寨　四年十一月詔都大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狄青本路吏民有與蠻人貿賣博易者斬許以聞仍徙其家嶺北　五年八月五日臣僚上言沿邊諜知北界多年斥言用兵其河東接虜之境堡障尤宜選將蒐卒厚為儲備詔河東經畧都總管司施行　是月詔禁化外蠻人過嶺北者　至和元年九月詔梓州路轉運司如聞戎瀘知州每過夷人入寇領兵至邊而所過多率民供餽粮肉犒未卻而已擾其行禁絕之　十一月三日知諫院范鎮言兩川備豫便宜寬假民力修利器械宜於沐源川設備詔送樞密院

嘉祐元年四月詔陝府河中府差防橋打麥兵士赴麟府等州防秋　四年二月七日詔三班院今後文州安昌寨及文州南路鎮駐劄并龍州清川知縣使臣年滿並令選差使臣以當西界之路謹備禦也　十一日河東路經略使孫沔言乞廢罷府州西安靖化宣威清塞百勝中候并麟州橫戎神木惠寧肅定鎮川臨塞等十二堡寨使臣兵馬糧草只令鄰近大寨內輪番差人往彼守管以為斥候并乞於鄜州西裴家堙剏立寨城一所積聚糧草准備緩急應副麟州實為大便并畫圖以進詔存留麟州鎮川府州中候百勝清塞四堡寨餘皆

廢之　五年十一月鄜延路經畧司言沿邉德靖等十
堡寨頻有賊馬入界開墾生地并剽畧畜産雖以戍兵
扞守比稍習山川道路又復代去欲於十堡寨招土兵
兩指揮教以騎射之法每處留屯百人從之　六年六
月十六日雄州曹偕言信安軍界河有北界人户打魚
採葦又是北岸難以止絶若因而不問又官私船交相
往來深為不便乞降指揮詔令河北沿邉安撫司常切
採候如的實不虛即婉順止絶　是月太原府代州兵
馬鈐轄供偹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蘇安靜上麟州
屈野河界圖　初麟府西南接銀州西北接夏州皆中
國地也慶曆中元昊既納欵知麟州禮賓副使張繼勲

奉詔定界至而大案無在者乃問州人都巡檢王吉及父老等皆云継遷未叛時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盤堆乃寧西峯點屈野河약百餘里西南至燛烽橋店子乎彌勒長乎塩院等距野河皆七十餘里咸平五年継遷圍麟州臨濁輪軍馬等寨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横陽神堂銀城三寨皆在屈野河東以衙前爲寨將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人使寨將與虜沿邊酋長分定疆境横陽寨西至故俄枝寨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横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乎五十里神堂寨西至伺候峯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掌四十里次南至野狸焉三十里銀城寨西至榆乎嶺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掌五十里次南至大

和柏攢四十五里次南至洪崖堝四十里次南至道先谷中嶺上六十里天聖初州官相與沿河西職田久不決轉運司乃奏屈野河西田普為禁地官私不得耕種自是民有竊耕者虜輒奪其牛曰汝州官不敢耕汝何為至此由是河西遂為閒田民猶歲輸稅不得免謂之草頭稅自此虜稍稍耕境上然亦未敢深入也及元昊之叛始插木置小寨三十餘所於道先洪崖之間盜種寨旁之田此至納款所侵才十餘里是時朝廷以更定誓詔不欲與虜分明界至乃修河濱堡閤門祗候張宗武諭張繼勲曰若西人來即且荅以誓詔惟延州保安軍以人戶所居中間為定餘路則界至並如舊無未定

之處若西人固欲分立則詳其所指之處或不越舊境差官與之築立牌堠以為界継勲烈前後界至地名奏之且云今若以河西為禁地則虜益得恣其貪心進逼河西之地耕鑿畜牧或興置寨栅與州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之境則太遠難守請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為定詔継勲與宗武先審定之即不得明行檢踏以致生事継勲復申経畧司前所議體境已得其實無以復易乃遣臨塞堡監押三班借職馬寧指使殿侍康均待西人於境上又令麟州通判領其事虜言我馬尺所践即為我土與相辯詰久之會虜數遣人求通寧呈和市継勲使均等以此邀之虜把闗本尉曹勉

及管勾和市曹勅謂均等曰若通寧星和市府疆界請一切如舊經畧司令諸保安軍自陳未幾果詣保安軍朝廷以為疆界既如舊乃許之及繼勲坐事去後知州事者懲其多事取敗各務自守以矯前失會有指使過河西為魯所掠乃禁吏民皆不得過河西王吉嘗過河西巡邏州司輒移文劾之自是無敢過者諸保寨亦利民不過河而虜無軼境歲滿得遷官故禁之尤急虜初猶顧望未敢數歲之後習知邊吏所為乃放意侵耕然其州西猶距屈野河二十餘里自銀城以南至神林堡城十里或五七里以外皆為虜田矣虜明指屈野河中央為界或白晝逐人或夜過州東剽竊貲畜見邏者則

逸去既渡水人不敢追也及管句軍馬司賈逵行邊見所侵田以責主者知州王亮懼始令邊吏白其事經畧司遂奏士人殿直張世安賈恩爲都同巡檢以經制之然虜得耕久晏然自以爲已田又所牧皆入其酋沒藏訛龎故世安等迫之則鬬戰緩之則不肯去經畧司屢列舊境檄之使歸所侵田訛龎之姊使其親信部細皆移者未視之還白所耕皆漢土乃名還訛龎欲還所侵地會皆移作亂誅而國母死訛龎益自得正月領兵至境上㐳及三月稍益至數萬人又自麟延以北發氏耕牛計欲盡耕屈野河西之田會國人有與之異議者復召其兵還衆皆空壁去然銀城以南侵耕者猶自若也

蓋以其地外則蹊徑險狹秋多栢叢生漢兵難入內則
平壤肥沃宜粟麥故虜不忍棄也當是時經畧使龐籍
欲築二堡以制其侵耕堡未就而郭恩敗虜益肆其後
李思道孫兆相繼往議不合至是蘇安靜與國人椰移
呂寧拽浪潦黎始定議其府州自樺泉骨堆望狼堆埋
浪莊地尾接横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横
陽河東岸土西界步軍照望鋪間築堠十二自横陽河
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
枝軍營築堠三自俄枝軍營南至大横水染枝谷伺候
烽赤犍谷掌野鴉西界步人照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
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俄寨二從北訛屯山威寨

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柏攢有
西界㸔俄寨四從北剋乜過勝寨一次南吾移越布寨
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過崖寨一各距大
和柏攢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㸔訛寨三從北岡越崖
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路紅崖塢
一里其道先都隔有西界㸔俄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
在道先都隔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四里各有
西界步人照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的無自令西界人無
得築堠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戶舊㸔俄
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㸔俄寨三十二更不創修麟
界界人戶更不耕壓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

兩界人就近樵牧即不得輒立稍圈起盖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其兩界巡綽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　七月八日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張茂則乞塘濼八州軍於塘裏取土作隄漸得地脊隄高已蓄西山并九河夏秋暴漲水既增塘濼又免渰澇民田實為利便從之　八月九日臣僚上言竊見環慶路沿邊諸城寨樓櫓城壁久不修完詔下本路經畧司常切修完　七年二月環慶路經畧司言昨討殺環州平遠寨七臼族而即其地綫子寨修弓箭手營有莫國蕃民咸皆敦等轍領人馬爭占之況此地至界首尚十餘里彼妄以為本國屬地請下保安軍移文宥州從

